胡淑心曰虞書命典樂云詩言志歌詠言声以永律和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新鐫諸子拔萃卷之七

明　邗江　李雲翔　爲霖甫　評選

淮陰　友人　倪有厚　德載甫　參閱

武陵　門人　葉懋官　德彰甫　較訂

音樂類

○羽　風俗通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

是也

胡淑心曰此即尊倫也

胡淑心曰聞其樂而知其德者以声音之道與政通

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楊升菴曰當與季札觀樂篇並傳
李爲霖曰樂以備一代之制所以夫子聞韶贊其盡善盡美謂武爲未盡善樂之所關者豈鮮淺哉故夫子見貓取鼠而發於琴伯喈見螳螂而動於衷也災祥之兆良有以夫

〇瑟　　風俗通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

王子充曰后夔搏拊琴瑟至祖考来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鳥獸蹌蹌鳳凰来儀其師曠之謂乎

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貞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説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竝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

王子充曰一鼓[illegible]也有德之君則可學和無德之君[illegible]以操[illegible]瑟之所係神矣哉

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楊升菴曰韓昌黎云客有操瑟而求仕於齊王者或讓之客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

李爲霖曰高漸離擊筑自莫[illegible]此歟[illegible]

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是瑟之爲音固人德之厚薄以爲禍福者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李爲霖曰敘德厚致和德薄招戾令人凛然禮樂關於人君非細故也

○筑　風俗通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

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技癢不能無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無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

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
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後進得近舉
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荊從恩日朴之不中惜哉
楊升菴曰此時荊軻有靈當為默助何竟蹈
覆轍也惜哉

邊防類

○三表五餌　金門子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
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

蔡虚齋曰治安策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愚以術雖迂而文自雅贍

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謂陛下以糧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陛下肯聽其事計請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甿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

楊升菴曰此言匈奴旁午倉卒不支勢難為力暗藏翻錯處置之法

黃廷臣曰設問款对後人奏疏出此体

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嬴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贊以責漢不大與不巳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豫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姦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彊

姜鳳阿曰引湯與舜是王者當修德以懷四夷是下面三表五餌話頭

顧廻瀾曰匈奴對驁賈生

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傳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紛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

欲結之以信愛和好三表不但夷狄不可以信服不可以愛結不可以和好久要之與論雄其利过

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遌音誤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二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三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

王子充曰前戰義戰德欲以厚德服懷四夷是矣但如篇之策亦拙矣詐是戰義耶戰德耶

王宗貫曰是從衣服車騎乘其以壞其目

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窮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譬之駿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

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　一餌　匈奴之使至者有
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
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
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數在旁得賜者
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
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垂涎而相告人徐憚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
將以此壞其口　二餌　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

王宗貫曰是將有禦以壞其心

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鞞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用相告人人惙惙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

三餌

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至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

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庾有編馬庫有陴車
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訶
使上幸令官勒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國
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少其單于或時時賜此
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恢恢懼恐
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四餌餌於來降者
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揖循而後得入官夫故
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
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閒且出則

從則更侍上郎饗胡人也大穀抵也客胡使也
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
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爲鬪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郎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
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
或後胡貴人旣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
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
盱而欲人人伋伋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

胡秋宇曰統結上作一段

錢鶴灘曰此又于三表五[illegible]之外立法[illegible]以防其[illegible]其[illegible]曲盡

黄[illegible]曰此[illegible]

其心　五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耦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

思歸之狀寫得道情極善体貼

顧木齋曰唐大宗令降胡入朝者自蕃盛治然匈奴突厥終爲邊患

姜鳳阿曰通市之法代多

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卑于猶近虎猴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迮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

行之然非上策

孫茂貞曰通市互相交易小人射利行險不務自殖至飯羹飲酒以計之此策甚疎

顧廻瀾曰德勝標上此下

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夫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膹炙嗺潃多飲酒此則亾竭可立待也賜人而愈饑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亾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

又揹之一段議論

羅景綸曰二族猶渠大罪也最爲害去之誠爲國憲

楊凌谷曰開闔法

敬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開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蹐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巳此二族爲宗也上法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寇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

蠻夷戎狄皆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愊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愊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二族郎蒙古之流不順王命而擯之于化外不隸民籍示非俗類者

顧木齋曰三表五餌是賈生用意規畫極力摹寫以欣動天子之意亦極纖極密矣

李爲霖曰賈生三表五餌之策論者謂文帝一不能行亐謂此策不便行者甚多大抵匈奴豺狼也禽獸也止可驅逐之不可以利

任南溟曰此至懦弱者殺自為一段蓋刪前因之大事經誅謂侮征[illegible][illegible]則失

導者也其貪得無厭之性慘刻無恩如以紛華靡利誘之是日引其貪婪淫佚之念不致爭奪不止邊釁日起無已時矣然文甚紆回曲折自是策家上品

兵機類

○叅患　管子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經誅者殺不辜而重誅

懦二者之害其究一也

[illegible]又以[illegible]另作一小通賦而論之名言

者失有辠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搆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爲虎恣殺常因故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邪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

朱大復曰略計師兵力之費如此畢兵之需哉何空不浪矣善師者慮勝而動計日而捷

欲誅暴則地必虧矣暴必內侵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邪必上侵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當一戰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中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不失天時

尊屯門曰計定而出兵雖與天時地利亦[illegible]攻孫[illegible]兼亦[illegible]於千里之[illegible]

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臣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于計謀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境計未定而兵出於境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得其心則叛亡至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俴音淺謂無甲單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

李易齋曰今日器械濫惡之士以其將勝敵乎

李易齋曰器成兵也兵成夫具兵勇氣足以奪人也故無戰心無守城無聚眾俱一二三字從淺入深見出兵家妙境

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二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三器謂一國之器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眾俱而自散也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

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楊升菴曰題曰參患文暢言兵計耳狃於强弱二患者心迷不可以計二患在亦有不能計心不狃而國無患乃可以計也計在神明要心之二盡而數之一起乃可用也文中其數不出於計一句妙房解好器成夫其語妙入神

制分

管子

茅鹿門曰論兵在于先爭許多意思許多机調而設机謀智乘奇應變卓不可及

朱大復曰散金財為閒政以用聰明徧知天下審御机數七發篇鶚洲同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欲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士聖人賢士不為愛爭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愛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有道術智能則以官職加之巧技勇力不為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死後有名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攻甲子之朝一戰大勝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閒之閒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事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

錢鶴灘曰引此二段明兵在于先事

張賓王曰所以[illegible]先侵焉

李[illegible]曰攻[illegible]即避[illegible]虛之意

之衆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爲家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

聰明也夫動衆當令主者引一間候之其間候之也或散金財有所募賞或用聽明度其不虞也

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

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哗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

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

乘瑕則神瑕謂虛脆也所乘既脆纏然无觧故若神

攻堅則瑕者

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強故也

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爲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也

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強卒攻堅弱卒攻

翟渭先曰兵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若政不修亂城池完□刑無瑕可乘何以乘乎

□□□曰凌
□□□□門

脆

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刃可以莫鐵莫猶削也則刃游間也刃游理間故刃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此雖半可以擊彼之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襲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知其將去楚幕有烏之非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富未

必强也富者其道當强而未必能强也必知强之數然後能强强者所道勝也而强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强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王鳳洲曰此兵家要務篇中一句爲一事關係奇祕用兵背他不得

陳廣野曰字字精鑿制勝應變談兵者管氏其神乎此孔明所以心師之也

張賓王曰八無敵具爲兵本末始于富國由于治兵卒于選將

兵數

管子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于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爲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爲之不知其所以爲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

張賓王曰隨手疊起

張賓王曰尋之無迹

楊升菴曰又添辭此一句妙

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道非

朱大復曰机數之明中權也韜鈐也唯君与將共之大明于時小明于計独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庫衡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机也

孫月峰曰橫數不可聶捉

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兵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上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也右上也成器不課

李爲霖曰收重于礼義燕武王者之師

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試則不用不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霆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知音智）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陳廣野曰敘入無蔽奇肆不檢而連用天下三十五自然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綿尤千

揚升菴曰揣摩以揣測人情如探囊取物一一符應

康礪峰曰摩人者貴符應摩于人者貴隱避

張東沙曰陰陽以說只是

張賓王曰雄駿錯落

○摩篇

鬼谷子

摩之符也内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内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

神机陰默不可比方不可測度條陳曲折纖切詳盡如雨風捕影在元預盼無迹

張周田曰詳摩之、術下段復明其義錯綜雜陳轉折有力

王鳳洲曰聖人所獨用一

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

從急生一意尤見高奇

摩為摩曰成于情合于情方見摩然後除之耳

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

王鳳洲曰收拾一正一反餘音嫋嫋

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脫成而不抱久而化戒

李為霖曰始言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是探微索隱之論下文以神明二字點醒兵法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斯之謂歟文勢轉換百出機軸一新

○仁本　司馬子

宋荇溪曰權出二句言權之出于戰道非中人所能也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

解大紳曰內得四句承上言如此則內之民得其恩愛願為之守外之兵得其威畏願為之戰也

李為霖曰好戰則驕矜所以必亡若忘戰則怠弛所以必危惟不忘戰則有無

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方向也）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時農時也）不歷民病（不經歷疲病之時）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其民鄰國之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大習也）春蒐秋獮（春蒐蒐索禽獸之不孕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諸侯春振旅秋治兵（三年大習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旅而還也）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

限謹慎意
歸震川曰此古者逐奔不過百步六段因時合衆而教之以爲民紀之道古之善軍政者蓋如此
馮汝迪曰民之有德者則官之是上以間在天道下以治物辨職乃聖德之事

三舍（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爲綏）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軍法以鼓戰不鼓不成列未成陣也）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

李西涯曰宛然譜諜之辭名正言順不爽紀律

解大紳曰三代之兵若將雨正是如此

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上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告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歲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

馮汝弼曰治諸侯者六即如葵丘之會以五命諄〻是也

諸理齋曰此九事即礼大司馬九伐之法

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刑授職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正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利同患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法禁者九憑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壇之野荒田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凌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王鳳洲曰古者仁義之師非正則權正所以愛吾民亦所以愛其民也

李爲霖曰兵法之妙用在奇正然而行兵多用奇者即權之妙也權之一字圓活無方莫可端倪此篇講得痛快至曰所以愛吾民亦所以愛其民也與入罪人之疆二段庶幾三代王者之師

○圖國　　吳子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

劉東郭曰吳子頌識文侯心事故以兵机見而文侯乃佯為不好者正激之也

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鎪以象犀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麗也鎪之以犀象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鮮之形取其威猛也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君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

李為霖曰此

[illegible]用爲好哉

必亡忘戰必危意

魏莊渠曰此本人和之說來亦萬近舉遠之意也

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吳起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教百姓教畿內之百姓親萬民親畿外之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

羅一峯曰先和應前教百姓親萬民意

楊升菴曰王者以天應人之師先以道義仁礼存心故榮辱開二工夫說

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

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夫人故能然矣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然變兵接及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固軍深壘自用堅守而取勝者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明於

潢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晉楚之
於鄢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
越句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
之如楚人之於衛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飢而起
兵襲之如庸人
之于楚是也　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强
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
義兵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
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
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
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
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

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武侯問曰

宗方城曰百姓不畏兵凶乃是吾君而非鄰國是勇於戰也

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李爲霖曰吳子之兵法能本道德仁義信爲王者之師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耳故武侯問戰勝之道曰陣必定守必固是求在兵吳子對以能使賢者在位民安田宅百姓皆是其君爲陣定守固戰勝之道是求其

注欽所曰用兵之道有輕重等語要論兵所當[illegible]

[illegible]大神曰治兵貴法令明

在我者也吳子可爲有本之學

○治兵　　吳　子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鋭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

賞罰信是治兵之本

解大紳曰有禮有威是起之治兵有儒將氣象

汪仲淹曰進止之節飲食之適人馬之力尤為治兵之要

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郤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三者皆所以任用在上之令也任用在上之令則治道之所自而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

李爲霖曰爲將之道在斷狐疑多敗兵法云當斷不斷反爲所搆

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圓而

李衛公曰教習之法先治兵之先着也

熊說之曰此起八陣之法

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受其兵是謂將事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一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陳法三擊鼓催促飲食四擊鼓嚴整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

□□□曰騎兵為衝鋒之一著必須時其芻秣水草[illegible]

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

魏莊渠曰總文武二者可為三軍將然文宜先武宜後故云不在勇而在慎也

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王鳳洲曰此篇凡四問對大約論用兵輕重在法令明賞罰信决生死之機精教習之法能熟此以爲萬人敵則孫吳復生也

○論將　吳子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

唐荊川曰戒令不可以文德也

王鳴各曰[illegible]氣地事力[illegible]機分明

者必輕與人合戰輕於合戰而不知我之所利未可取勝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

歐陽合曰經綸四機有法

朱大復曰三威總歸曰極而歸其即五德之功用也

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强去之國亡是謂良將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

李衛公曰因形用權主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之術故下十一事皆權度之意

猜莫不前死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凡戰之要必先占敵將然後因其虛實而用其權則我不勞力而功舉矣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停久

吳□起曰而教□□我必先□□其居其□□其勢而□也則無之其□而寡北則攻之則斷□□□可敗也

不務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鋭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李靖曰吳子論將必曰總文武兼剛柔又